

大陸知識份子問題現況的探討·下·

王 蘊

四、毛共當前「反修正主義」的思想標尺

毛共當前「反蘇」「反修正主義」，這完全是一個典型的思想理論鬥爭。這一影響，石破天驚，是很深遠的。從今日鬥爭形勢看，不僅發展到國際的共黨陣營中去，而且也發展在毛共的控制區內；不僅發展在黨外，而且也在黨內。但它主要對象，還是知識份子為主導為前驅的。

毛共「反修」當然有一套思想理論的。這套思想理論，是和俄共鬥爭完全公開化以後，不斷的披露出來。如予以述評，內容龐雜，非本文所可勝任。但毛共對黨內外的知識份子，對「反修」的若干學術問題的爭論上，有比較明確的宣示，從而也訂定了一個正反的「尺度」，大體上可以確定什麼「人物」，什麼「內容」，是「修正主義」或非「修正主義」。如果屬是，則應列入批判鬥爭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共召開了一次偽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第二次擴大會議。明白的標示了「加強革命文藝戰線，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主旨，展開鬥爭。（註一）毛共的要求是「更高地舉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和它們在藝術中的影響」。又說：「面臨當前國際範圍內進行着激烈的階級鬥爭，一切真正的革命文藝工作者，究竟是從反對帝國主義的前線，還是去迎合和投降帝國主義，誹謗社會主義和瓦解人民的革命鬥志？今天世界上正經受着嚴重的考驗」。毛共以為撐着這面「反修」的「紅旗」，從國際範圍內，牽引到國內的鬥爭上來。而且毛匪已經發現 黨內外的作家，也就是主要的知識份子，

對「修正主義」思想，是有感染有幻想的。因此，毛共嚴重地指出「有些原來是共產主義者的作家，已經拋棄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成為修正主義思想狂熱的鼓吹者和傳播者，成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歡迎的人物」。「世界社會主義文藝隊伍中，發生蛻化變質現象，引起會議參加者一致的憤慨」，於是這些參加人物，必須重新認定：「文藝要更好地為工農兵為社會主義服務。要求作家藝術家和新的革命時代相結合，對時代的認識，我們和現代修正主義者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我們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時代，認為現時代是世界各國革命空前有利的時代，我們堅決反對修正主義者的謬言」。「文學藝術，應當進一步努力表現我國人民偉大的精神面貌，表現這個時代的種種矛盾的鬥爭。要從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去觀察和表現這些矛盾和鬥爭。這些「教條」是概括地說明了毛共所主張的「世界觀」和「階級鬥爭論」。

同年十月，毛共再次的召開了偽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毛共著名的「文學侍臣」現任偽文化部副部長周揚，作了一次極冗長的報告，題目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註二）。這篇報告，無疑是對大陸高級知識份子講的，具有政策性的東西。內容主題，全部是「反現代修正主義」的具體地指出若干在知識份子中所產生的爭論，以及思想的分歧之點。近三年以來，所有「反現代修正主義」的理論根據，都是以這篇報告，作為「經典」。

為了進一步的研究周匪揚的報告，了解它的主要論點，不惜筆墨的作一必要的評述：

這篇報告一開頭，它回顧了一下馬恩列史的「革命史實」，從他們反對外部的侵略，內部的修正，瓦解了第二國際，建立了第三國際，這一系列的鬥

爭，都是共產主義者堅持馬列主義的「勝利果實」。但「史大林逝世不久，蘇共領導人就全盤否定了史大林，他們步南斯拉夫の後塵，逐漸墮落到修正主義的泥坑」。至於毛澤東，因為「堅持馬列主義，現代修正主義者，就不擇手段地，集中的惡毒的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毛澤東。但事實證明，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反帝國主義，反對國內各種反革命勢力，進行一艱苦的不倦的鬥爭」。毛共這樣輕巧地把毛澤東的名字接上馬恩列史的「譜系」上去了。當然這是很重要，今天毛共「反蘇」在國際共黨陣營中作主題宣傳的，就是它以馬恩列史嫡傳自居，是「有假包換」的共產黨徒，希望動搖蘇共的領導地位，抬高自己身價的有力之作。

其次，報告中提繫地說：「馬列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之間的爭論的全部實質，就是承認不承認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問題，承認不承認仍然處於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人民，還要進行革命的問題，承認不承認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還要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這三大問題，如果分論起來，可使人們獲得較具體的幾個爭辯的主題：

一、是關於哲學上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之爭，毛共嚴切指責「現代修正主義和老修正主義一樣，都是用主觀的唯心主義來代替唯物主義；用庸俗的進化論和詭辯來代替辯證法；用資產階級虛偽的「超階級」的人性論，來代替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因此，毛共同樣嘲笑實用主義的哲學，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產品。它否認客觀存在，否認客觀規律，否認客觀真理；它認為真理，不過是應付環境的行動中取得眼前利益的手段。它的信條是「有用就是真理」，變成「一種十足的市儈哲學」，是「最典型的美國主義的哲學」。在此，它又進一步的指責蘇俄與英美簽訂三國部份核子禁試條約，為現代修正主義最好的例子，迎合了帝國主義的需要，犧牲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追求眼前，忘記遠景。現代修正主義者，不把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當作必須堅持的真理，任意加以篡改和偽造，作為可以隨時適應他們眼前利益的辯護學。

二、是關於階級鬥爭與階級融合之爭。毛共指責「現代修正主義者歪曲和修改了馬列主義矛盾規律的學說；宣傳融合矛盾，調和矛盾的觀點。他們藉口社會向共產主義過渡特點，宣傳可以通過對立面的結合（融合）以克服

對立面的「新提法」；宣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出現了「辯證的對立面」，矛盾轉變為差別，差別融合為統一的「新現象，新過程」。不僅有些哲學家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立面統一和鬥爭規律的公式，已經過時，而且更實際的運用在政治上，就有黑魯曉夫「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說法，把國內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之說，抹得一乾二淨了。現在還更進一步的和美國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也似乎取消了國際的資本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無可避免的鬥爭了」。然而，毛共以「徹底的革命家」自居，它要正視國際間的矛盾和鬥爭，正視國內的階級矛盾和鬥爭，不惜採用一切「革命手段」，解決舊的矛盾和新的矛盾。它認為歷史就是這樣的不斷解決又不斷產生的矛盾中前進，是馬列主義所面臨的考驗，也是徹底革命的辯證論者。

三、是關於人類普遍的人性（人道）論與打上階級烙印的人性（人道）論之爭。毛共指責現代修正主義者，幾乎完全放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舉起了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旗幟。他們把所謂人道主義的概念，和科學共產主義的概念等同起來，把科學的共產主義完全融合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之中。他們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最人道的意識形態」。（註三）「共產主義，是人道主義的最高體現」，「人道主義這個詞，在廣義上同共產主義相容合」（註四）「共產主義制度，意味着人性的勝利」。（註五）他們反復宣傳「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人對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一切人的博愛萬歲」；狄托會自吹自擂說：「我們是共產主義者，首先應當是人道主義者」。（註六）於是美國資產階級學者，大捧「狄托主義」，說他是「比世界上迄今為止，任何一種流派的馬克斯主義要合乎人性得多」。說他「重新建立了馬克斯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根本原理之間的體系」。（註七）這裏毛共下了一個小結：「從這裏就可以看出現代修正主義者鼓吹什麼人道主義人性論的妙處所在了」。毛共自始竭力反對這種人類超乎階級而共同相通的人性論，同時指出這是抽象的人性論，并不切合實際的。毛共肯定的說，人類如有人性的話，只許有具體的人性，打上階級烙印的人性，不可能有超階級超民族的人性。毛共明白標示：「我們堅決反對用抽象的人性論和博愛的說教來代替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反對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人道主義；反對把人道主義置於共產主義之上」。

四、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寬嚴存廢問題之爭。毛共指出現代修正主義者「明目張胆地背叛了馬列主義，背叛了革命，他們徹底地拋棄了作為馬列主義精華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說，在他們那裏不再有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任何的再生條件」。(註八)「已經排除了任何人剝削人的制度復辟的可能性」。(註九)如果通過民主的方式，使更多的人，參加社會主義政權，就沒有任何必要不停地揮舞着無產階級專政的手帕」。(註十)，蘇共領導也跟着宣佈「從國內發展的任務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了」。(註十一)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階段上，已變成「全民的國家」了。同這種情況相應，無產階級政黨，已變為「全民的黨」。姑不論這些說法，是不是一個政治「魔幕」，但毛共已破口打罵，他捧出列寧這尊偶像出來，作為論據。他說：「列寧清楚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無階級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都需要。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只要還有舊剝削階級殘餘，還有新資產階級分子從新產生的可能性，只要還存在工人和農人之間的階級差別，存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徹底消滅了階級和階級差別，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消亡。同樣，政黨從來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超階級」的，「全民的」政黨，是沒有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在無產階級專政消亡以前，無產階級政黨，是不能消亡的。倘使這一點還不了解，就不會領會馬克斯國家學說的實質」。

五、是關於政治經濟學上的集體與個人利益之爭。毛共指出現代修正主義者與老修正主義者同流與翻版。他們認為馬克斯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理論」，已經過時，因為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性已經改變。他們為帝國主義塗脂抹粉，為資本主義掩蓋它內部深刻的矛盾，還宣揚它的「生命力」。同時他們承認個人的「物質刺激」和利益，是「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動力」。(註十二)或者是「發展生產和勞動力的基礎」。(註十三)這就無異「引導人們單純追求個人利益，助長個人貪財謀利的慾望，鼓勵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發展」。同時背叛了馬列主義，以勞動者集體利益為出發，集體所有，全民所有，按勞分配的原則。此外，毛共又指出現代修正主義者根本抹殺社會主義勞動羣衆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反對把提高勞動羣衆社會覺悟

的政治教育擺在首位。現代修正主義還用追逐利潤，為刺激企業經營的手段，把社會主義的利潤和資本主義的利潤，混為一談。從而企圖用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代替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原則。這種在政治經濟理論上和實質上，根本修正了馬列主義。毛共認為是不可輕視的。

報告的後面，就是毛共的寄望所在了，也是思想理論鬥爭的所在。毛共大力標榜他自己如何地堅持馬列主義原則，結合實際問題，總結工作經驗，來指導「革命」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因為這二者都極端地違反了馬列學說，他們沒有面對新情況，新事物，加以研究運用馬列主義來解決問題。

以上是這篇報告重要之點。不過令人迷惑的，竟在會後推遲二個月的時間，才予以發表，究竟口頭講話和書面文字，有無出入之處，却很難武斷，但毛共持重的態度，是可想見的。這篇報告內容，可能成為學術界文藝界一篇「反現代修正主義」的經典，那是無疑問的；因為證之於近二年來，毛共所掀起的「反修」鬥爭，似乎都以這篇文章作「標尺」的。

從上面所舉文字內容看，不僅揭露了今日毛共與國際共產黨間思想分歧的面貌，也透露了大陸知識份子思想情況，是如何地與毛共思想要求，互相鑿柙，迫使毛共不得不作「國內外」的鬥爭了。

然而，事實上，大陸知識份子，已早有「現代修正主義」思想孕育，作為逃避毛共暴政的一個「堡壘」，而且和毛共暴政相對的正比的滋長發展。毛共「反右鬥爭」以後，知識份子，是「抑鬱」和「沉寂」和「躲藏」。稍為積點的，是想「變天」「變色」。而毛共對這種情況，是無可奈何！今日毛共有了「反現代修正主義」，這頂紅色帽子，對這些「隱藏的敵人」，發掘出來，就有一個「法條」「一種「判例」了。

五、毛共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重點

毛共當前「反現代修正主義」，有國際的一面，也有國內的一面，中間也不可截然劃分，當然有它的互相作用和互相影響的。況且毛共內部的宗派鬥爭，還是存在。親俄的國際派，當還有「暗流」活動。然毛共必須取得「先聲奪人」地位，只有先從思想鬥爭做起。

現在且不說毛共與俄共兩共的正面鬥爭，如何的激烈，如何的廣泛，也非本文任務。現在只將它在「國內」的「反修」鬥爭，有那些重點？那些實質？予以必要的闡述。從而也了解到今日大陸知識份子，如何在思想問題上與毛共走着曲線的暗鬥。

上節所列舉的毛共「反修」的對「國內」的「思想標尺」，也還是抽象的，概括的，原則的東西，但這些是「大帽子」「大問題」，恐怕終毛共暴政之世，也不得解決的。而毛共持此，就可以徇狗知識份子了。

綜觀毛共近三年來，在「反修」的思想鬥爭上，其重點和工作實質，得而大書的，約有下列數端：

第一、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作為一切文化思想的偶像，工作力量的源泉。毛共在「反修」的任何語言文字裏，只要說到馬列主義時，必有一個「毛澤東思想」詞句緊接着。這樣就把毛澤東變成了馬列的嫡傳，而且是「獨生子」了。在「中國問題」上說，毛澤東思想，是一把「萬能鑰匙」，可以打開任何難題的。在今日大陸上，毛共發動了各種政治的教育運動，如「學習解放軍」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習雷鋒」「學習黃加耕」……等，第一個重要項目，就是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因為這些「運動」的內含，已大量注入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成了「神化」和「魔化」。讀了毛澤東著作，不僅做好農人，工人和士兵，還會打好乒乓球，醫好病人。學了毛澤東思想，既會「飼牛」，也會「買馬」，毛澤東思想可以「化精神為物質的力量」，毛澤東思想才能掌握變化的哲學。文學需要它，科學也需要它。總之毛澤東思想是人間的「萬靈仙丹」。

毛共既把毛澤東個人捧為一個「神」，那就是很顯然的造成了「個人崇拜」。和俄共鞭屍史達林，固有分歧，和現代民主思想，更是水火！毛共為了「反蘇」和「反美」，並不掩飾這些！然而大陸知識份子，對毛共有意製造「暴君偶像」，也是極端厭惡的。他們敢怒而不敢言，在無處發洩憤怨情況下，轉而研究歷史，研究古人，研究戲劇，甚而至于研究鬼神之說。所以近三年來，討論史學，戲劇方面的文字，是很多的。他們想藉古人的語言，來咒罵今日的時代，也想藉咒罵古人古事，來影射今人今事。但毛共在「反修」的矛頭下，指出這是「厚古薄今」的泥坑，忠於社會主義專業的知識份子，是不能跳下去的。對史學來說，有「接受」和「批評」的兩面性，因而

亦要分出「糟粕」和「精華」出來。對歷史人物來說，基于階級分析法，有的加以肯定，有的却必須否定。大體上，凡是所謂「舊社會」時代所肯定的，毛共都一一加以否定。所以在史學上的爭論，在近三年來，是很熱門的學科。

第二、要以唯物論與唯物辯證法，分析事理。在哲學思想的範疇裏，人類有唯心唯物之爭，原也不是從今日開始的。但毛共今日祖述馬列主義，當然以馬列的唯物主義為最高的指導原理了。他們一味迷信客觀的存在，現實的利益，才是真理。否定心靈活動和心靈的最高創造。因此，對知識份子表達思想的作品，只許反映現實，描寫現實，而且只許「報喜不報憂」「歌頌現實」。若反是，一律打入「唯心派」，非要接受批判不可，大陸知識份子，只許在一個公式下寫文，一個調子下唱歌。至于毛澤東本人，所發表非舊非新的若干詩詞，原是極富有唯心主義的，然而毛共可以被一批「文學批評家」加上了「現實派和浪漫派結合的大詩人」的「榮譽」，恐怕這一「榮譽」，除「革命領袖」以外，是誰也不能分享的。

第三、要求一切文學作品，為政治而服務。這原是毛共二十年前（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時代的大口號，今天却作了「反現代修正主義」重要引伸的語言。文學為政治服務，更實際的說，是文學為毛共政權作奴隸。當毛共政治力量，確能作為一個奴隸主時，確能對人們的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操作生死予奪之權時，只有低頭作出最好的歌頌。不管這個政權，是美好的或是醜惡的。今日大陸上不斷的階級鬥爭，不斷的思想改造，無論精神和面貌，都是够醜惡的，但是毛共要求知識份子，有更多的歌頌和讚美，更完整的宣揚和反映，說這才是「新中國的新面貌新精神」「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作者們必須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寫出殺氣騰騰，鬼哭神號的作品；絕不能自外於鬥爭，寫出一些「軟綿綿」的東西，有人情味和入道主義的東西。即使寫兩性間的愛情故事或民間生活，也不能像「鴛鴦蝴蝶派」一樣，純愛情的，純消閒的作品。因為這些，都是「資產階級腐蝕了東西」，對毛共政權都是不利的。至于直接批評毛共的黨和政府，那更是「大逆不道」。

第四、要堅持階級觀點，階級立場，為工農兵服務。毛共要求知識份子的作家們，不僅要寫出、畫出、唱出、演出工農兵的生活實況，最主要的，還要刻畫出工農兵的階級性，鬥爭性和打有階級烙印的人性。毛共推行這一

紅色的文藝工作，用力很大！推其主因，毛共要一手製造階級仇恨，一手鼓動階級鬥爭，就必須如此。毛共反對人類共同相通的人性，如天倫之愛，惻隱之心，以及人道，人情等等說法。它對人類是否有「人性」的存在，持懷疑態度；若說人類果有人性，也必須打上階級的烙印。換句話說，人類在什麼階級，就會表現什麼樣的人性。如此，它就人性賦予極濃厚的政治意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問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一律都是為階級關係而存在的了。文藝工作者，自不能寫出人類共同相通，共同欣賞，共同鳴求的東西。若有，那也有現代修正主義者。

在另一面，毛共認為工農兵服務，就是為羣眾服務，走羣眾路線。凡是較高水準的藝術作品，或是少數人所能欣賞的作品，毛共把它打入「象牙之宮」裏，作為批判咀咒的對象。這種作家，是脫離現實，脫離羣眾的作家，必須加以改造，而改造之法，最簡單不過的，即下放走向農村，走入工廠，走赴兵營。毛共說，這樣才能使作家們，學習羣眾的生活、工作、思想、語言，寫出和他們「共呼吸，同命運」的東西。近三年來，大陸許多文藝作家，上山下鄉，就是根據這一理論來的。

毛共推行這一文藝政策，無異把作家們的思想靈感，限制在一個「框框」之內了。有若干老作家，都不能下筆，絕少新作問世；而年青一代的作品，是如此「貧血」、「硬繃繃」的公式化，概念化，黨性化，其主因在此。

第五、要一切為集體，榮譽歸于集體，利益歸于集體。毛共大力攻擊現代修正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所倡的個人利益，物質刺激，以為發展生產的主

要條件之說，是因為毛共的政權，建築在奴役個人剝削個人之上。不過它有一個更巧妙詭辯的說法，那就是「先集體，後個人」。集體好了，個人也就幸福了。水漲船高。鞏固集體經濟，就是鞏固社會主義的事業，實質上，是維護毛共一黨的利益而已。因為有這些美麗的說詞，把勞苦的農工人民，永遠陶醉在虛無渺茫的幻想之中，這一個共產之國，各盡其勞，各取所需的時代，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然而毛共總是說：「天國近了」，「一年一年地「好轉」了，它絕不能讓人們考慮到俄共「革命」四十餘年，何以今日在經濟問題上，還要走「迴歸之路」。

毛共當前緊要政策如此，它要求知識份子的，是要極端的讚美集體，歌唱集體，凡是染有個人主義色彩的東西如自由民主的思想，生活幸福的憧憬，以及職業興趣，戀愛追求等，毛共都在批判之列。好像在集體之下，就沒有個人存在的意義。毛共標榜雷鋒，是因為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思想光輝」，和「永遠做個不銹的螺絲釘」所致。

六、毛共以知識份子為芻為狗的實例

毛共根據上節所述控制知識份子思想原則和工作重點，近三年來，大陸已出現了對知識份子清算鬥爭的波濤！為了篇幅所限，將主要人物以及被鬥主題等，列一簡表如下：

鬥爭對象	現在職務	主題	批判內容要點	牽涉人物	資料來源	附註
馮友蘭	哲學家、北大教授、非黨員	1. 孔子仁學 2. 中國哲學史研究與繼承問題 3. 關於「普遍性」的形式論 4. 中國哲學史新論	毛共不同意馮說：「孔子的仁，和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對勞動人民是真實的。代表他們共同利益與共同要求」。	馮氏學術思想，若干著述，都一一遭到毛共御用文人批判與圍攻，是大陸投毛文人的最典型的悲劇人物。	散見近三年來毛共報刊上	
楊獻珍	偽高級黨校校長兼教授、黨員	1. 合二而一論 2. 綜合經濟基礎論 3. 思維和存在的	楊說引起了近二年來毛共「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特別是「合二而一」論，根本分歧，遂有大批黨員加以圍剿，并攻擊他有	艾恆武、林青山、黎明、楊伯茂以及毛共整肅所謂「楊獻珍派」高級黨校人物其規	散見一九六四年五月以後毛共各種報刊文字	

羅爾綱	夏衍	趙景琛	金兆梓	陳翔鶴	邵荃麟	康濯	歐陽山	劉澍德
史學、太平天國、博物館、史長	文學家、戲劇家、文化部長、黨員	文學家	文學家	老作家	文藝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黨會副主席	文學家	小說家、作家協會主席、州分會主席	青年作家
評李秀成的自述	1. 改編「林家舖子」 2. 原著「茅盾劇本」 3. 上海放映「不夜城」影片	翻印「七俠五義」前言	紅樓夢論稿	廣陵散與陶淵明寫挽歌	寫中間人物的文藝理論	「代理人」短篇小說	「一代風流」小說 「三家巷」小說	「歸家」小說
毛共指出李秀成投降會黨是軟骨頭自述供過去，羅却秀成認脫這一罪案，是肯定讚揚的，現在則是全部否定。	毛共指出這是一部掩蓋了資產階級剝削本質，抹殺階級矛盾，模糊羣眾反調，不利于資本家改造的影片。對階級鬥爭的時代面貌歪曲了。	被指為新鴛鴦蝴蝶派作品	被指為新鴛鴦蝴蝶派作品	毛共認為是反社會主義逆流的產物，借古諷今。	違反了毛共教條。中間人物既多，矛盾也非集中。中間人物身上，如果抽掉了生產主義的現實性，能掉文學抱到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	「寫中間人物」的絕好例子。把革命幹部和貧下中農寫得懂懂，離心離德，把人民內部矛盾，寫成黨的領導和農民羣眾的對立。	青年幸福的追求家庭生活，憧憬被指為與共產主義基本教條不符，用階級調和思想毒害青年。丑化工人階級的形象，抹煞階級鬥爭。	雖然寫一青年農民故事，但內有男女戀愛問題，被指為新鴛鴦蝴蝶派作品。
見一九六四年匪史研究四期	茅盾	熊起渭		康侯西文 沈思濯	陸西侯文 沈思濯	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光明日報	見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光明日報	見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工人日報
毛共對戲曲方面批判極下，在現代劇。	毛共對戲曲方面批判極下，在現代劇。	毛共對若干舊文學作品都有嚴厲批判如聊齋誌異琵琶記西廂記儒林外史等						

爭，發動鬥爭」以後，除了馮友蘭，周谷城二人因為是非黨員還有一二爭論外。對方是很少答辯，還手的。這是否就說明了毛共在「黨紀」的控制下，就征服了這些人呢？這也很難確定。因為人們在思想上的反抗，也可以做成表面上的順服。

總之，毛共今日的「反修」鬥爭，已在黨內外進行。自「反右」以後，對知識份子一次比較旗幟鮮明的「思想清洗」運動。知識份子十六年來，已接受過毛共的「鍛鍊」「教訓」了，當然有許多技巧來隱藏自己了。所以對毛共政權的影響上說，老知識份子，是比較消極的，保守的，靜態的。惟有年青一代的知識份子，是否為毛共「可靠的接班人」，實在是太成問題了。

七、毛共與知識份子之間相處的畸形狀態

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一直是「團結、鬥爭、改造、利用」八個大字。而其內含，則是非敵友之間，是「辯證」的，也是顛倒的。加上暴力為後盾，來推行這樣一個狂妄的政策。十六年來，大陸知識份子為獨為狗，遭受精神和物質虐待，恐非筆墨所可形容。但中國知識份子有它的韌性和彈性的，採取不同的方式和態度，與毛共週旋。

毛共本身，中央與地方之間，高級幹部與下級幹部之間，執行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寬嚴精粗，也頗不一致。一般的說，高級幹部了解政策內含，較為圓熟，所採取態度，是較緩和的，週密的；而下級幹部，特別是工農出身或軍人轉政的幹部，多半是簡單粗暴的，當家作主，獨斷專行的。但這與知識份子實際的生活和工作，有密切的關係。也與毛共所謂「黨羣關係」是否正確改善有關。

據資料顯示，毛共在「反右」以後，也曾一度在表面上做些安撫的工作。一方面要求知識份子「交心」，一面又要求黨幹們「交友」，對知識份子生活上，物質上的照顧，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技術人員，醫事人員，獲得適當的供應。因此，知識份子，只要在「政治上過了關」，就可以「苟安苟全」下去了。這充分證明毛共與知識份子，始終是「貌合神離」的。直到今天，這種「關係」並沒有多大的改善。以毛共機密文件工作通訊一九六一年第三期所載，有關後勤總部對待高級知識份子情況，即可獲其端倪。這一與九五七年三月「反右」初期張治中羅隆基巡視各地知識份子思想生活情況報告內容（註十四），大體上是相符。五七—六一相距四年，并無多大改進，今日毛共所持的「反修」路線更左，對知識份子來說，是另一災害了。

現在已知的「黨羣關係」情況，大體上是如此的：毛共下級黨幹，對老知識份子，還有「戒心」和「戒心」，認為他們還是「革命的包袱」，不敢和他們真正交朋友。在知識份子這一面，既有幾分「傲氣」，也落得疏遠省事。所以在情感上氣氛上是不合作的。對子

機關學校裏當權，但多半是以外行領導內行的。知識份子專業人員，都採取消極應付的態度，專事請示黨幹，從不主動提出問題，而且有的還故意讓它浪費時間，大走彎路。在政治活動，儘量不提意見，不發言，不寫文，萬一必須發言了，唯唯否否，圓滑週到，以期自保。至于有其他「民主黨派」黨籍的人，已早失去了「政黨」的效用，失去了獨立的「黨性」和「黨格」了。個人渺小有如草芥，還能起什麼作用呢？況且在大陸上任何一種傳播工具，如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全為毛共直接和間接控制着，已無知識份子發表「高論」的園地了。所以今日老知識份子，只有在希望「變天」的情緒下，苟延殘喘而已。

至于年青的一代，新知識份子，他們雖然在毛共的教條下成長，社會主義空氣裏呼吸，但他們并不就是「自然紅」，并不就是「可靠的接班人」，毛共近年來一再提出警告，必須要在文化思想戰線上，和資本主義思想，修正主義思想，作一次長期的，激烈的爭奪戰，把青年爭奪過來。

然而，事態并不如毛共所理想的，爭奪戰，也并不這麼容易。對中國的民族性來說，對世界思想潮流說，毛共面對的敵人是：中國五千年來文化歷史，孔孟思想，倫理思想，以及近代的自由民主思想。最後還有一個「人性的本然」。

事證很顯然，毛共這場戰爭，還局限於「內線」作戰，已見其敗徵。那就是若干反共義士，如飛行員，如外交安全官，如一般幹部，有不斷的投奔自由。他們年齡，都在廿五歲左右，但「反共」的思想意識，已見諸於行動了。青年畫家李澤浩，曾在「你追我趕」的油畫中，埋下了「反共」炸彈，較之老知識份子反共情況，尤為露骨。所以戰火若一旦燃入大陸，打破了毛共的「內線作戰」態勢，那時青年知識份子，可能還有更精采的「反共」傑作，表演出來。

因此，毛共今天真正成為「知識份子問題」的，不是老的一代，而是年青的一代。看毛共近年來，對青年思想教育的急切叫囂，正可作一反證。

五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脫稿

註一：見一九六三年五月廿三日匪光明日報。註二：見一九六三年匪紅旗半月刊廿四期。註三：見蘇聯共產黨綱領。註四：見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馬克斯主義原理》。註五：見庫西寧編《馬克斯列寧主義原理》。註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狄托在茲列尼亞寧縣人民委員會為他設的午宴席上講話。註七：查爾斯·麥克維克：「狄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榜樣」。註八：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註九：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憲法。註十：一九五六年十月卡德爾同隆哥的話。註十一：蘇聯共產黨綱領。註十二：蘇俄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本第三版。註十三：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黑魯曉夫在俄羅斯聯邦中央黑土地帶農業先進生產者會議上的講話。從註十三、十三，是根據周匪原文之註。註十四：一九五七年匪新華半月刊八期。